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畜德錄

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正
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出其祖忠靖
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去
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
所目擊者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
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亦
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望

于同志焉

蹇忠定公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
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
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
以是惜深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
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
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鞵公知笑
曰隻鞵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蝸
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

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益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已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召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嘗阻于要

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籍重于是
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
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
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
者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
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按已脫勾攝
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
公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慢罵遇宿署
請公待公不為意其人卒于官親為殮且厚賻之

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
中書舍人亦致通政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
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間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
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
王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鞠
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
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
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
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

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
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于郊公自謂不能致防殃
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
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脩撰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
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
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
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
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
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于敵陣爲先後有將官
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泣
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
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
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于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
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
太守出此見公之闊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
大體禁嚴此物奚宜至哉公與夏公損飲各出酒
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
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
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後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楊公

繼宗

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

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

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

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于別館有畫鳩屬題

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

以事左遷渡河冰泮溺死

屠公瀟為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

不起公奏云有夷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
俟扶出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爲脩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
易簣託于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
中堂使子衣衰以谷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于京
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
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
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玉闕真人
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

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
失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
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日返命具實謝
罪

儲侍郎曠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
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
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

常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脩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蓆一車爲公買宅進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

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銖兩甚平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 命下詰之公辨明以疾去人至是益服

吳俗浮薄吳文定舉壬辰狀元太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朱希周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

非風氣所能染也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對曰事于天常豈易爲耶 文皇大怒拔劔擊折信

齒衣盡血汗少馬賜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憤

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

干風體矣

文皇晏駕于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

事洩盡取軍中錫器鎔為殮具覆以隆衣日進膳

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跡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陰獨不

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卽擢
爲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
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
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
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
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給事中王竑廷擊馬順毛常隨流血禁庭
起李侃攬御衣向座曰殿下當命臣等討賊豈宜
避去乃止
英皇自北狩回群臣請車駕出迎

景帝不欲莫敢復言李公侃命家人具棺以諫夫
人問所以公以事告夫人曰但諫勿憂也公疏云
夷虜且知尊王何以自輕耶下羣議同許之

子言... 公曰... 夫人曰... 景... 下... 莫... 須... 命... 人... 具... 轉... 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青溪暇筆序

姚福

青溪發源鍾山由金陵臺城東南注秦淮國家創業
定鼎于茲開拓城隍貫溪于中予先祖自燕雲仗
戈從文廟靖難入京師僑寓羽林營內逮予已
五十有餘年生齒日繁顧先人敝廬湫隘弗能處
乃稍遷而南得舊屋二十餘楹因陋就簡區爲堂
室以安家累適在溪西相去不百武而近乃扁曰
青溪精舍公暇復捐俸入之餘儲典籍於中以自

遣且以淑諸子侄焉聞者過聽而不察遂以予爲
肄業者每相過而問難談辨或者至以觚翰之責
委之堅不可拒於是不得已僣勗從事以酬其意
嗚呼自予未毀齒而失怙恃雖仰承先祖餘光食
有官廩而孀孀在疚偶獨行族之人有娼嫉欺
孤者方且鴟張狼顧欲肆吞齧正當讀書之年丁
此不造命也旣弱冠襲有先業雖頗有志於稽古
然出有枕戈投石之勞入乏裹糧負笈之奉其後
雖少爲當道所顧而又縛以吏事戴星而出日晏
而歸精神驚亂雖欲親青燈而磨鐵硯胡可得哉

此予之樸遯無似進寸退尺者勿怪乎不能不自
恕也今年鬢髮蒼浪牙齒疎矣奔走紅塵猶未已
也歸見故書散帙棲床溢案連屋塞棟者不勝愧
謝焉至其應酬楮槁顛倒泛亂如物刺目本欲覆
諸甕缶又念精力所寓不忍遽棄於是收殘拾斷
得詩若干首分爲二十卷題曰定軒集表所居也
其聞於賓客之緒餘省於經史之糟粕或親覩諸
物或有感于心多則百餘言少者數十字或書于
版籍紀於方冊日漸以多其中可驚可喜可恠可
笑可考可疑者有之惟言人之不善者蔑焉亦復

不忍棄去錄爲二卷題曰青溪暇筆別其在詩文
之外也夫古之大賢窮經治事之餘必有日錄以
志其所得若歐陽公歸田錄司馬公涑水紀聞凡
稗官小說街談巷謔有所不遺焉第予以尺藉伍
符之士識淺而見卑乃欲效顰先賢不亦僭矣乎
雖然泰華龜蒙大小不同而同曰山江河潛沱廣
狹不同而同曰水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於世何損
哉其又自怨者如此此外有窺豹錄兵談纂類神
醫珍藉避喧錄立身警策詠史詩叙說古千字文
解發蒙歌或已板行或已槁立茲不縷贅嗚呼觀

者勿以誇多鬪靡爲予誚矜其志而恕其狂可也
成化癸巳三月之望守素道人姚福世昌書

符之士... 雖然亦... 候不同而... 哉其又... 知外... 昔... 其志而...

青溪暇筆摘抄

姚福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人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

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
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
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
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
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
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
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
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
得以礪兵抹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
此其遠畧爲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

爲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
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
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
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
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
命者其所云爲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
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
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
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

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

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
以至公無私爲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
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
慾又郊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主者彥良
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
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李叔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
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
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

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
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
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
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
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
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
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
將思自奮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
之曰嘗西邊拿得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

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 太祖

先令儒臣作記卽日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

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克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荅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

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本朝所謂神僊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僊江右人風

狂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太祖
起兵迎於軍門曰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人顛
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
定遂不復見上自爲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刺關
名三丰寶鷄人嘗死而殮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
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奔馬太宗嘗
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
爲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
今寶之福謂神僊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羣臣上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羣臣亦多爲贊以詠其
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侄克軍者數
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頗大
天下稱爲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終
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
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
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
識收貯如故時脩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
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

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
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
張三丰所留箒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萼
出以示福其箒垂鬚已禿但餘繩千結披之及膝
笠已亡箒獨篋胎耳萼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
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
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
披箒頂笠遶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獄興遂全
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

前後圃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時用為福言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某暨其

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

入朝訓而戒之且厚遣還國王廷辭請罪葛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

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

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

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

蓋時用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

太祖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
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
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
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
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
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
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
爲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
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洎
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蓋預備之者也遠
遊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爲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
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
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奸首之官婦人不任考掠
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
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令覓老鷄數十令當死
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

而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當庖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
不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
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
搖手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卽却客而
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
有先見之明歟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爲人其亦古
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
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

醫書治其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恠也

丁大用都闔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盪爲杵臼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翦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軍列爲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

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卽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柰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士人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侄謝瓚乃識認之爲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爲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士人爲之蓋外國去中國旣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

往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卽我本朝無耻之士使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非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爲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卽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坎中以二僕尸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

有越二日有貴官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

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
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
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
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日一番僧自西城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
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
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
糊封之或經月餘罄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
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
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

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之雨花臺南田田寺
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
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
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
令民有田者蓄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
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
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
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歲
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宋太祖初受禪欲都關中晉王曰在德不在險太祖
曰晉王言雖善然吾欲都關中者欲省冗兵耳其
意蓋謂省漕運也及不得已還汴歎曰不及百年
民力疲矣其後漕運不省而反有歲幣之費我

朝國初亦欲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徃相其地不
奈創業已倚建康爲本根興王之地矣且東南元
時不甚遭兵頗富於他方而漕運尤便 洪武初
年元之遺孽旣已遠遁又久安之勢遷之爲難故
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以都之及 洪武末乃兒不
花本雅失里屢爲邊患故太宗旣正位後遂以潛

邸爲北京以比前代兩都故事其實懲胡虜歷代之患爲子孫萬世之計也旣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則不免漕運之費矣建都之難有如此夫

世傳電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爲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虫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並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蝶螭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冬蟄有吐之者

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
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徃徃多於
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
之震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
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也

劉時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
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爲人買
送灣塘爲僧磨麥老叟又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
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
死子亦踴躍而斃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

系金身經卷一百二十八
鴛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
揭釜其一卽飛入投湯而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
見人宰牛其犢啣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并其子
母而贖之且圖其狀傳於世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旣出當
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
一寓於詩出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
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
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子則以
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
全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
耳且不欲顯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
本義東匯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有以過之也
永樂初脩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
取

烟山公...

來與師...

本與東...

正且不...

公為文...

正發未...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閒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鍾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昞子詳見後錄我大明兵入燕都

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本朝開進士科始于洪武四年後止至十七年開科鄉試例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例以辰戌丑未年

洪武十八年乙丑狀元丁顯二十一年戊辰狀元

任亨泰二十四年辛未狀元許觀吾勤董恭禮陳

裕二人皆此年進士今有刊本國朝登科錄行世

者去許觀名及此科進士姓名俱不刊乃別錄第

一甲一名韓克忠二名王忠三名焦勝第二甲蔡

或等二十九名第三甲蘓文等二十九名俱北方人無一名江南人不知何謂而然二十七年甲戌狀元張信而榜眼探花俱無三十年丁丑狀元陳示郊已後則革除年間庚辰狀元胡靖後更名廣者是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厥後六十年爲天順七年甲申狀元彭教也噫有數存焉例以辰戌丑未開科取進士茲者兩度甲申進士爲號數豈得而逃乎

本朝狀元洪武四年辛亥科起至正德九年甲戌科凡四十科吾浙狀元自正統元年丙辰科周旋十

年乙丑科商輅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謝遷十七年
本辛丑王華二十年甲辰李旻五人之中周與商王
與李俱同鄉舉一舉各兩狀元固可羨而商謝李
俱發解首冠又可羨其商之三元開科以來一人
尤可羨也然商與謝又皆入閣豈但狀元乎哉書
此以感發吾浙之後學

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爲儀本朝王師破
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使象舞
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
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

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洪武初吾鄞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神往南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日猶未出其本體偃然在寺之靜室中若酣於睡者及還時則欠伸起坐若此者幾月上賜童子十人俾學其術且密命偵伺其動靜久之秘其術不泄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子得此言復命後上乘其乘雲來時洒以狗血其神不能復體差人取其屍戮於京今天寧寺軍戶者咎其當時寺僧容之也

王仲光吳縣人學貫天人洪武中避地大湖中戊寅
歲儲君卽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梳
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與袁
柳莊至契柳莊至燕遣子忠徹見於太湖以乾象
詢之曰此數莫逃問兵仗曰雖地窖無聲聞一勝
後卽多有矣回以告其父而知其言後姚廣孝還
蘇州反初服徃見弗克見但云道衍一箇和尚做
不結果後終於家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懼
表箋禍赴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上
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勲
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
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
美荅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
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方谷珍一女年十八患痘禱延慶寺關王神既愈躬
往奉油謝之寺僧作偈用梵語誦於神前名曰圓
圓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
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女之莫喻而女

甚聰明聞之恚歸以語父知谷珍怒捕僧將戮之
其戮人用竹籠狀若猪節籠之投之浮橋急流中
僧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
作爲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
色是空僧又訴曰死卽死再容一言谷珍頷之僧
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
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而宥之曰饒你弄
聰明的小和尚可見谷珍雖不讀書而此詞亦可
美又且容人如此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
雲南宣德間吾勤徐憲副訓奉化應方伯履平仕

於彼此女年已老以鄉里視之往來如親戚云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
方予時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
尚書竊思之今不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
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
之至五月二十七日天官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
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
亦有額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
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

系金身系卷一百二十九
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
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年間又設其左
丞相齊叅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
齊黃黨惡是也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六部
侍郎改曰侍中如池州許觀爲禮部侍中六部郎
中員外主事改曰上士中士下士給事中改曰左
右拾遺如嘉興朱進吉爲右拾遺改都察院爲御
史府見遜志集御史府記廷試策問改 皇帝制
曰爲勅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如此故靖
難之師出有名矣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漏當申刻之未慧星如洗箒狀微見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箒人呼曰掃箒星日旣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英廟復辟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此予童時目擊者書以補狀之闕云

洪武十八年乙丑復開進士科三月一日廷試畢揭曉前夕上夢一鐵釘掛絀于殿前覺而語左右及拆卷乃狀元丁顯也協於夢兆不爽如此後正

統戊辰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
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爲慶壽寺
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爲神樂觀道童也幼年出處
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
而不見年將陸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
先獻一詩其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
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
人昔往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
石山人隱道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

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
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
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
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旣稱 旨授刑
部尚書明年巳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卽上
疏先是有旨來諫者常射殺之唐果置棺袒胷當
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
不廢成化初我先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
錢丈竒勛之詩曰引棺絕粒箭當胷拚死扶持亞

聖公仁義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旣
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偏寰宇

泮宮東畔置祠堂

成化間曾見前元至正四年江浙鄉試錄其解元許
瑗饒州樂平縣人年二十八歲治易經後予官蕪
湖學上謁太平府官見府治西忠臣祠進拜乃

國初太平路總官許瑗判官王鼎二人也蓋許雖
中鄉試不仕而入我朝得國之初因陳友諒寇
太平與王鼎同死於敵計其時當有四十餘歲矣
能識 真主於天造草昧之時而克忠於其職載

在祀典以示於後宜哉惜乎無碑以紀其事特書於此使知忠臣乃許瑗樂平人也其王鼎尚俟考而書云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蒲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前人入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

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
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
夷不負所學云

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
首矣而六更之說未竟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
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寶袁公公曰昨日同
太監二人侍上上位看歷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
而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而下諸像清楚
如今時太醫樣一般看到元世祖其上曰北人南
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

退大父荅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熈之妻有
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歎不
得以此對爲恨仍備述於符臺外集而不明大父
所云近觀葉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
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
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
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
見除公主泣淚沾酥曾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
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
尊之妻夜生子明帝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

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
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
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
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
歲也由此言之則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
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曆數莫遁有若此夫
世間治亂有數存焉且如胡元只任胡族爲正官中
華人官佐二到末年數當亂任非其人酷刑橫斂
台溫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
多一日三遍打不及待如何由是謀叛者各起黃

岩方谷珍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初谷珍之亂也又非因刑斂其黃岩風俗貴賤等分甚嚴若農家種富室之田名曰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谷珍父爲佃戶過於恭主谷珍兄第四人旣長谷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何恭如此父曰我養贍汝等由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谷珍不悅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僕至其家盛饌宴主先以美醞醉死其僕而主亦醉死焉皆醞其屍於酒瓮越數日主家不見還來詢荅以索租去久矣詢其隣荅曰但

見主僕等到其家何不見出也日久事漸露王家
訴於官遣人捕之至則拒而殺之既而官躬往捕
亦被殺而兄弟亡命于海者十餘年乃拉漳州賊
船寇漳州惟時文恬武嬉一寇賊陷朝廷命泰不
華招降墮其計亦死勢日猖獗竊據台温明十二
郡十有八年而吾明又爲其窠窟以上虞之通明
壩爲界民有死罪惟沉於江耳 大明中天羣靈
漸消谷珍初逝于海欲效徐福既而其下誘之內
附焉先是袁柳莊相其貌出語人曰南人胡相每
褻服見人則可觀若正其衣冠則鄙俗矣終非成

美名者谷珍肇亂先天下而起兵數之莫道有如
此錄其始末得於父老之傳聞云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志後云台郡陳先
生璫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脩大全諸書始欲
詳緩爲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
未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蓋先生
纂脩官其言如此則予前所錄永樂十三年上
還南京問纂脩事而館中倉卒集成以進者卽所
謂被詔促成也東海又載云宣德間章丘教諭餘
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

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
理噫纂脩之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開
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此皆東海
集所載故予先祖南山先生每見大全抵牾輒發
嘆云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刁風視事之日進里
長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
令否意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荅曰此間生員
多讀詩經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

默默

予昔日應舉在杭有吾鄉士人徐翁者年七十餘寓居湖州市雲漢坊一日訪予旅邸云我住三都高錢令祖南山先生作字說見贈至今感仰且云令祖經書補註有益後學如欒肇作四書駁乃朱文公之忠臣予問其駁何如荅曰我有殘編止存論語數段其駁曰注書不宜立例集註云凡君問而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之辭也先進篇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是豈尊君乎哉不有祝鮀之佞章云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集註云非此難免本文旣云難乎免註又云非此難免不知所免者

何也食不語寢不言漢儒注荅述曰語自言曰言
此註非是集註從之則食可言而寢可語乎殊不
知言與語互文也因誦此數段而別予後見韻府
羣玉入聲韻中莫字下引欒肇語論駁曰燕齊謂
勉強爲文莫由此言之則知徐公之言可徵矣但
欒之全書惜不克見耳故朱子每云以俟後之君
子其以是歟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
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
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糲得硬
綳綳末不書姓名閻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
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
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
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
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吾鄞袁尚寶公相術之驗故具于墓誌家傳矣聞有
一事人或未知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壽可以妻
延永樂中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
色俱變不可入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云甚

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
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則一品命婦之
言不爽而夫壽可以妻延之諺不誣矣

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庚辰殿試讀卷
定祁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所定卷閣老
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傳臚時北
方人音與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
易之而祁第二甲中祁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監
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此五代史傳張承業豈無

謂耶

景泰中于少保謙王都憲文權重于時後英宗復
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旨本該凌遲處死從
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
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斫連呼何爲久後
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於于遠矣

鶴林玉露云物無小豸能殺虎鼠可害象宣德中王
公驥征麓川調者回云彼有象陣公思象畏鼠此
間何得鼠乃廣收猪猫數百爲脩臨陣果然悉放
猪猫於前象懼退以此師遂得勝寇旣平論公封
伯曰靖遠此特紀其一端而鶴林之言可徵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爲三綱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熏灼

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蒲怙勢以

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

子孫至今猶襲蔭之

天順間冢宰王公翱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

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

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

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

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
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與德
之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忘非姚
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哉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
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
以愈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豈人
能窺測哉

宣德中先祖司訓南昌爲崔太守彥俊題子昂胡馬
圖曰塞馬肥時首霜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

雪當年筆不識擅溪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蓄褒貶每誦之不輟

人之識見不能皆同如海虞吳先生訥戒學者日記得韻府羣玉秀才猶如趁夜航船聽人說話者謂不必記者我先祖則曰世間學者不能見全書只一部韻府羣玉撮故事之要若欲考驗一看便知來歷嘗謂溥日記問之學先從韻府使不離左右其庶幾也溥佩服不忘

本朝太和山卽古云武當山也真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武未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

方衆至四十餘萬宜無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
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皆攻後以北也旣而
入正大統崇重其祀典矣溥嘗問故先祖荅曰
聖天子則百靈咸助豈偶然哉

史云郎官上應例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
中台星拆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
普乃紫薇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
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

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
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
予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
初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
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
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
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
忠也姚因秉忠改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
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決

哉

昔宋太祖徵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
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
月蓋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一寰
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未離
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亂反
正見于詩如此我太祖皇帝一日觀見新月時
諸皇子在侍命皆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未到
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我太宗年尚幼詩曰
誰將玉指甲搥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不敢

吞太祖甚異之

青天東海客寒風萬里歸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

與呂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

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

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卽日促裝回番陽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蒲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

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

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

昔已已虜人也先犯邊勸上親征者是也乃没土

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吾隣先達鄭大參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
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
逢八九天地一間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
深處受恩覃如今若問之官去南海功名事業全
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上親選方面
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進來當除鄭
山東叅政張鸞廣東叅政次日又問兩個秀才那
個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
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
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
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舡
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舡上江岸
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
誰卽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
半禿母歿卒於窀所雷之有神如此土窟數丈面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
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
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
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

曾陳策曹叅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翱翔西
楊先生甚竒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叅政大
父未滿六年受 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
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
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烟後誰意祖生先散地
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
是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
竺兩月明來聽景陽鍾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
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

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
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
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出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列
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
孟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
江而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卽
命刻之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
湖南聞木土之變公與先祖笑於洛陽驛曰不意

今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卽位有 詔開讀於戲
後云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虧王言體公曰如
何而後可先祖語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
非無竒計周宣王薄伐玁狁正在中興宣宗室休
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攸望詔告天下咸使聞
知公稱善後公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